



袅袅话东乡



祖国大家庭丛书

袅袅话东乡

马自祥编写

甘肃人民出版社

袅袅话东乡

马自祥编写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兰州第一新村51号)

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兰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1/32 插页1 印张4.5 字数60,000

1984年7月第1版 1984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30

书号：11096·85 定价：0.37元

致 小 读 者

亲爱的小读者：

我们生活在五十多个民族组成的祖国大家庭里。你知道这些民族都在什么地方？各有什么风俗习惯和特点？彼此怎样往来？具有什么样的历史和现状吗？《祖国大家庭丛书》将分册向你一一介绍各少数民族的历史发展、风土人情及古今各民族间友好团结的佳话。它告诉你，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凝聚着各民族人民的劳动和智慧，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繁荣和昌盛，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结果。读了这套丛书，你会进一步了解和热爱祖国大家庭的每个成员，更紧密地与各民族的小朋友团结一道，在新的征途上携手并进。

读了这套丛书，你有什么感想、意见和要求，来信告诉我们。

编 者

目 录

引子.....	(1)
源远流长话东乡.....	(4)
百年魔鬼舞翩跹.....	(13)
反抗斗争掀怒潮.....	(21)
春到东乡庆新生.....	(33)
山乡巨变展新貌.....	(44)
欢歌漫红桃杏林.....	(55)
春风又绿那日斯.....	(64)
洮河浪拍团结歌.....	(70)
考勒塬上铺翡翠.....	(77)
喜气洋洋擀新毡.....	(86)
古隆德上讲古话.....	(93)
阿守拉节说机智.....	(114)
民间体育呈异彩.....	(126)
幸福花儿唱不完.....	(131)



引 子

亲爱的小朋友，那已是几年前的事了，在北京民族展览馆宽敞的大厅里，参观的人群川流不息。人们只见一个戴着红领巾，穿着花裙子的小姑娘，拉着一位老大爷的手，水灵灵的大眼睛，滴溜溜地转来转去，她被那些五光十色、琳琅满目的民族展品吸引住了。忽而小姑娘挥着小手，指着一条毛绒绒、白生生、厚敦敦的毛毡，好奇地问：“爷爷，这是什么呀？”爷爷侧过头来，细细地看了一下，说：

“噢，这是毛毡呀，是拿羊毛制的。铺在炕上，既隔潮，又暖和……”

没等爷爷说完，小姑娘紧接着问：“这上面怎么没有经线、纬线呀？这又是那个民族的手工艺品？”爷爷笑起来，说：“你这个小精灵，总是问个没完。刚才咱们不是看了壮族的壮锦、维吾尔族



的地毯、藏族的氍毹、傣族的筒帕、黎族的头巾吗？而眼下这朴实无华的毛毡，是勤劳的东乡族人民的手工艺品。”

小姑娘机灵地闪了一下大眼睛，又问：“东乡族聚居在祖国的什么地方啊？”

“聚居在祖国大西北的甘肃省。”

正在这时，一个穿着紧身红缎袍，外套一件花边黑丝绒坎肩，头戴一顶圆顶绿帕边花帽，花帽下垂着两条长辫的女讲解员喜盈盈地走了过来，躬着窈窕的身材，手指往小姑娘圆脸蛋上亲昵地刮了两下，笑咪咪地说：“让阿姨给你讲解好吗？”小姑娘注视着女讲解员的衣着，这时候爷爷开腔了：

“这位讲解员阿姨就是东乡族人呵！”于是小姑娘高兴地点了一下头，专心致志地倾听着阿姨的讲解。

亲爱的小朋友，你也愿意听听吗？那好，让我来介绍一下东乡族的一些风土人情吧，介绍得不好，就请你们多多原谅！



源远流长话东乡

长期以来，东乡族就居住在我们伟大祖国的西北地区，现在共有二十二万多人。主要居住在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境内，其中十三万多人聚居在东乡族自治县，其余散居在临夏回族自治州的广河、和政、临夏、康乐和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另外，在甘肃省的兰州市、定西地区和宁夏、青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等地，也散居着一部分。

东乡族的语言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许多基本词汇，如“吃饭”、“睡觉”、数词、人体部位的名称和动物名称等，与蒙古语有点相似或相近，语言中有不少是突厥语、波斯语和阿拉伯语的借词。汉语借词在东乡语中约占百分之二十。东乡族本身没有民族文字，很早以来就使用汉文。

在旧中国，历代反动统治阶级推行残酷的民族

压迫政策，根本不承认东乡族的存在。所谓“东乡”，过去纯属是一个地域概念（临夏过去称河州，当时有东、南、西、北四乡）。因而，东乡族人民被当成“化外土人”，被加了种种侮辱歧视性的称谓，如什么“东乡回逆”、“东乡土番子”、“东乡土人”等。

过去，作为“化外土人”的东乡族，是不可能写上统治阶级的史册的。所以，东乡族的历史在河州的州志、县志上都没有什么记载。因此，东乡族的族源，没有什么文献可查。但从一些零星史料和大量辗转相传的传说中，仍然可以看出一点来龙去脉。

东乡人自称“散塔”，但在周围的回族地区却没有这个称谓。一直到今天，东乡族人在内部论理是非和表明心迹而信誓旦旦时，仍常以“散塔”的名义起誓。可见，“散塔”一词在东乡人心目中的信誉之贵了，这无疑与他们对古老祖籍的诚信有关。所谓“散塔”，原是“撒尔塔”一词的变音（在东乡语中这种变音极为常见）。撒尔塔曾经是中亚及撒马尔罕一带的一个地名。从《蒙古秘史》和同时期的一些重要史书的注释中看，可以说，撒尔塔一语是泛指中亚的回族人而言的。

在一些零星史料中，还记载有这样的史实：成吉思汗征服中亚以后，随军带回来的大批被征服国家的回回人（当时叫色目人）中，有不少人是会各种手艺的工匠。他们到了内地，被编为“探马赤军”，驻扎在河州、东乡一带。后来，这些“探马赤军”从“军户”逐渐转化成“民户”。他们成家立业，娶妻生子，便成为当地的固定居民。在东乡，因各种工匠得名的许多村落的名字一直沿袭至今，如“面古赤”、“砂黑赤”、“阿漏赤”、“伊哈赤”、“妥木赤”、“巴素赤”（注）等十几个村庄，据说都是从前成吉思汗的西域亲军中的色目工匠居住的地方，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东乡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东乡，长期以来，一直流传着许多关于四十个“晒黑古杜布”（注）的传说。晒黑古杜布都是中亚细亚人，来到古河州传播伊斯兰教，最后安葬在东乡。其中一个叫哈木则，现在东乡平庄公社有一座山，叫做哈木则岭，就是以哈木则的名字命名的。据说，许多东乡人都是他们的后代。

有一段“称够湾”的民间故事（称够湾现在是一个地名，也叫“关节连”，在东乡族自治县锁南公社高门大队称够湾村），也说明了这个问题。

这个故事是这样的：

据说，有一次，中亚“散塔”人的一个小部落，由于受外族的侵犯而向东迁徙的时候，部落里每一个人的脸上都蒙上了一层愁云：离开了故土，将迁徙到什么地方落脚呢？这时一个饱经人生坎坷的长者，出来给大家解愁了。他先拿出一杆秤，一个布袋，然后娓娓动听地说：

“愁怅是无用的。只要有一双勤劳的手和热恋乡土的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捏一撮土，放在布袋里，称一称，直到袋满称够了的时候，那就是我们生息安居的乐土。”

于是大家鼓起了信心，万里迁徙，每经一地，就捏一撮土，放在布袋里，称一称，直走到河州以东的一个山湾里，布袋满了，也称够数了，白发老人便把这满布袋浸透颠沛流离、含辛茹苦的一撮撮土，深情地撒在这个山湾里。经过长期的迁徙生活后，大家就在这里安居了下来。从此，这个山湾便被叫做“称够湾”了。

还有人说，成吉思汗西征时，留下若干元军在这里镇守，后来大部分开走，仍有一部分留在这里，留下的虽也有汉人，但多数为蒙古人。伊斯兰教从陆路传到中国时，经青海循化县到临夏，多数

人信奉了伊斯兰教，这遗留下来的蒙古人和汉人也信奉了伊斯兰教，逐渐融合而成了今日的东乡族。因当时蒙古军队驻扎各地，所以各地都说某地某地是原来的“鞑子地”。至今，东乡有许多地方叫做“扎营滩”、“马场”等，据说从前都是“鞑子”放马的地方和扎营屯田的地方。

根据一些史料看，成吉思汗进攻西夏国，攻下金属积石州后，河州曾是蒙古军队和“探马赤军”的重要据点。蒙哥汗时（公元1251年）为了东压金国，西控吐蕃，河州一带更成为蒙军的重镇。元世祖忽必烈平定康藏，建都北京，派宗王、万户府、吐蕃宣慰使俱驻在河州。十三世纪末（元成宗铁木耳时），驻守唐兀（河州在内）地区的蒙古宗王阿难答（忽必烈的孙子）信仰伊斯兰教，其部下十五万余人，“闻从而信教者居其大半”。当时，东乡地区就有蒙古屯戍军。直到元末文宗至顺元年（公元1330年）时，还有“命陕西行署赈蒙古屯田卫士粮两月”的记载。可见，河州一带屯田的蒙古军队，屯戍的时间几乎是贯穿整个元代的。这些屯戍军除蒙古人以外，还有色目人（元代统治者对西域各族人和西夏人的统称）组成的“探马赤军”和技术营。“探马赤军”是蒙古人对色目人实行的一种



军事编制，他们“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田收养”，过着亦兵亦农的生活。一二九二年（元世祖至元29年）以后，因为全国农业地区普遍建立了“社”的组织，元政府命令各地的“探马赤军”一律入社。他们被编入“社”以后，娶妻生子，成家立业，与当地人民的关系更加密切，并逐渐从“军户”转化成“民户”，在当地定居了下来。

元朝统治崩溃以后，蒙古亲室的残余力量退居漠北。明洪武三年六月，副将军邓愈到河州派指挥使韦正招抚蒙军。元吐蕃宣慰使锁南普、镇西武靖王卜纳拉同时出降。为了安抚河州一带的原蒙古屯戍军，明朝曾赐于锁南普何姓，秩封为河州指挥同知。从此，何锁南世代相袭，在东乡部分地区建立起土司统治。

明朝初期，除在河州建立了以何锁南为代表的统治外，也进行屯垦。在《甘肃镇考见略》和《洪武实录》中，都记载了明朝在河州一带屯田的具体史实。当时还以法律形式规定，卫所军卒十分之七进行屯种，十分之三从事边防军务。此外，为了加强对河州地区的政治统治，明朝还普遍建立了里甲制度，将河州划为四十五里，嘉靖五年（公元1526年）又改为三十一里。把东乡分为黑水里、必

帖里、麻失里、哈喇里、木也里、梨子里、喇麻里、打柴里、库格里等十里。从那时以后，这十个里的叫法，也就成了这十个地方和村庄的名字，一直沿袭至今，没有变过。从明朝嘉靖时的《河州志》上看，到这时还有许多蒙古人住在河州，如脱晟家族、金氏家族等。麻失里的脱晟和他的子孙脱宠都曾任本卫的指挥签事，成了世袭的土官。

从以上的叙述中，可以看出，东乡族是居住在东乡地区的回回人与周围的蒙古人、汉人等民族的人，在长期的经济贸易、文化交流、友好往来当中，具有了共同的生活习性而逐渐形成的一个民族。从元代以来，他们就已经劳动生活在祖国的这块土地上了。自古以来，就是我们伟大祖国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远在秦代，东乡地区就属陇西郡；汉代属于枹罕县，汉朝著名的军事家赵充国曾在这一带和附近地区设置过屯田。魏晋南北朝时期，东乡归河州管辖，唐代属安乡郡。元代以来，东乡与内地的关系更加密切，当时的安乡县可能就是现在的东乡地区。到了清代，已开始出现了“东乡”这个称谓。可见，东乡地区和东乡民族很早就与汉族和我国其他兄弟民族建立了密切的关系。

〔注〕：

面古赤：东乡语，意为制银器的人。

砂黑赤：东乡语，意为制陶器的人。

阿漏赤：东乡语，意为编竹器的人。

伊哈赤：东乡语，意为做碗的人。

妥木赤：东乡语，意为打铁的人。

巴素赤：东乡语，意为打猎的人。

晒黑古杜布：东乡语，意为学识渊博的贤者。